

劉昭仁著

文史哲學集成

呂東萊之文學與史學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自序

吾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主流，而儒家思想，周秦及宋明先後輝映，皆具創造性，爲光輝鼎盛之時期。宋明儒學，上承孔孟成德之教，融貫儒釋道三家之學，而更臻於精微。以兩宋而言，北宋諸儒，遠紹儒家經典本義，由中庸易傳，而講天道、誠體，歸宿於孔孟之仁義與心性；南宋乾淳以後，學派三分，朱學、陸學與呂學是也，三家同時，然不甚相合，朱學主格物致知，陸學主明心見性，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於聖人之旨則一也。

兩宋數百年間，浙東學者輩出，講學論道，學風彬彬，號爲鄒魯，而呂學歸然爲南渡後大宗。東萊之學，本於家庭，身受中原文獻之傳，詳於嵩洛關輔諸儒之學，於經史義理辭章，無所不窺，鎔經鑄史，著作宏富，集益之功，至廣至大。其於性命道德之源，講之已洽，乃潛心於史學；而其辭章之學，結構嚴密，文氣鬱勃，立論正大，吐辭雄渾，垂戒萬世，卓然成家。

宋史以表章道學爲主，乃創道學傳，以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故凡言性理者，別爲道學，談經術者，則入諸儒林。以朱子張栻入道學，而呂東萊陸九淵入儒林，去取予奪之間，

頗見失當，論者陋之。是以東萊之理學，既已晦而不彰，而其史學文學，則更遑論矣！

余有鑒於此，乃徵文考獻，懷紙吮筆，此本文之所由作也。文凡七章，首章述東萊之家世與傳略，二章考其著作，三章論其學術淵源與特色，四章明其文學，五章彰其史學，六章究其文學史學之影響，末章爲結語。埋首雞窗，兀兀窮年，而不以爲倦。惟以東萊之學，博大精深，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苟欲盡發而明之，實非易事，加以歷年忙碌於學校之行政工作，僅能於業餘之際，勉力治之。自忘鄙陋，率爾命篇，謬誤難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劉昭仁序於實踐專校

呂東萊之文學與史學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呂東萊之家世與傳略

第一節 家世

第二節 傳略

第二章 呂東萊著作考

第一節 經部著作

第二節 史部著作

第三節 子部著作

第四節 集部著作

第三章 呂東萊之學術淵源與特色

第一節 家學淵源

七六

七五

六一

五五

四八

三四

三三

二一

一八

一一

第二節 中原文獻	七八
第三章 呂學與濂洛關學	八一
第四節 師友	八六
第五節 呂氏家學之特色	一一三
第四章 呂東萊之文學	一二九
第一節 宋代文學概述	一二九
第二節 駢文與散文	一三三
第三節 作文看文之法	一三五
第四節 詩論	一四六
第五章 呂東萊之史學	一六七
第一節 呂東萊史學之家學淵源	一七〇
第二節 經史一體之歷史觀	一七二
第三節 尊王攘夷之思想	一七八
第四節 正君臣之分	一八七
第五節 史才史學史識史德	一九〇
第六節 論史體與讀史之法	一〇〇

第六章 呂東萊文學史學之影響.....

一一五

第一節 文學之影響.....

一一六

第二節 史學之影響.....

一一〇

第七章 結語.....

一六三

附錄一 史梅岑先賢呂蒙正瑣記.....

一六七

附錄二 劉嘯月閒話呂蒙正.....

一七〇

附錄三 呂蒙正勸世文.....

一七六

附錄四 金華府縣總圖.....

一七八

參考書目及單篇論文舉要.....

一八七

第一章 呂東萊之家世與傳略

宋代呂氏一族，爲著名望族，其先世居東萊（今山東省掖縣），世稱東萊呂氏。宋王明清《揮麈錄》卷二，嘗論呂氏一族曰：

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爲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自祖宗以來，故家以真定韓氏爲首，忠憲公家也。……東萊呂氏，文穆（蒙正）家也，文穆諸子，文靖（夷簡）兄弟也，名連簡字，簡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問字，問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內白氏，文簡公家也。……兩浙錢氏，文僖兄弟也，皆爲今之望族。

蓋唐末五代世家大族，結構分化之後，世族雖未崩潰，然權力既隨宗族分化，昔時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之家者，即罕有聞人矣。新興大族，如范氏、仲淹家者益多，勳業或顯或不顯，惟真定韓氏、東萊呂氏、兩浙錢氏諸家，衣冠相繼，族望顯赫，而以東萊呂氏爲尤盛。故揮麈錄卷二又云：

本朝一家爲宰執者，呂氏最盛。呂文穆（蒙正）相太宗；猶子文靖（夷簡）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公弼），爲英宗副樞，爲神宗樞使；次子正獻（公著），爲神宗知樞，相哲宗；

宗。正獻孫舜徒（好問），爲太上皇右丞。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
清黃宗義著，而全祖望修補之宋元學案，凡九十一學案，而呂氏諸儒居三十一焉，且四爲學宗，
曰范呂諸儒（范鎮、呂公著）、曰滎陽（呂希哲），曰紫微（呂本中），曰東萊（呂祖謙），呂氏之
學，可謂盛矣。全祖望曰：

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爲滎陽學案，
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彌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
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
案，共十七人，凡七世。

實則呂祖儉子喬年，從子康年、延年，亦附載於東萊學案，復益以全祖望未列入之呂希績、呂好
問，應爲七世二十二人，全氏說未確。呂氏族望之盛可見矣。本章詳考其家世，兼述其傳略焉。

第一節 家世

夷考東萊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間，自商、周、秦、漢、魏、晉，以迄隋、唐，或封或絕。
五代之際，爲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宋朝爲相。幽州呂琦，爲晉天福間兵部侍郎，曾孫正
惠，相太宗；汲郡呂咸休，周顯德間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河南呂夢奇，後唐長興

間戶部侍郎，衣冠最盛。（註一）

呂夢奇子龜圖、龜祥。龜圖歷官起居郎，知泗州；龜祥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進士，歷殿中丞，知壽州。龜圖子蒙正、蒙休，蒙休宋真宗咸平進士，仕至殿中丞。龜祥子蒙亨、蒙巽、蒙周，蒙亨舉進士高第，歷下蔡、武平主簿，太宗至道初，考課州縣官，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丞，終大理寺丞；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太宗淳化進士。

呂蒙正（九四六—一〇一一），字聖功，東萊之八世伯祖也。父龜圖以多寵故，逐其母劉氏并蒙正，置生活於不顧，至淪爲乞丐，夜宿破窯（註二），然刻苦勵學，太平興國二年（九七八）及進士第，爲狀元，太宗賜以詩，以示優寵之意，誠皇天不負苦心人也。太平興國八年（九八四）參知政事，遷居河南洛陽，端拱元年（九八八）二月，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至淳化二年（九九一）九月罷，任相凡四年；淳化四年（九九三）十月再相，訖至道元年（九九五）四月罷，其間獨相一年六閱月。罷爲右僕射，出判河南府（洛陽），真宗咸平四年（一〇〇一）三月，拜昭文館大學士，以本官同平章事。宋史本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耳（註三）。

蒙正三次拜相，在位約九年，政尚寬靜，而遇事敢言，又善知人，時稱賢相。真宗過洛，兩幸其第，問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簡，宰相才也」，夷簡後果拜相。嗣上表求退，罷爲太子太師，封萊國公，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卒，年六十六。天子震悼，至不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賙賜特厚，贈中書令，謚曰文穆。

宋史本傳謂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宋李沆推許爲「社稷之臣」、「廟堂之器」（註四），而富弼譽爲「聖世令德鉅人」（註五），趙普與同相位，亦推重之，豈徒然哉？

蒙正子七：從簡，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歷官司門員外郎，虞部郎中；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國子博士；居簡，歷官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

夷簡（九八〇—一〇四四），字坦夫，蒙亨子蒙正姪而東萊之七世祖也，與弟宗簡俱進士及第。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生（註六）。少多智數，方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許之。果然，自天聖七年（一〇二九）至康定元年（一〇四〇），三居相位，凡十年十閱月，封許國公。「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註七），「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註八）。真宗祥符間，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懇切，大臣進位執宰，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者，蓋自夷簡始。司馬光悚水記聞云：

呂夷簡生平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慶曆間爲上相，首冠百僚。

宋史本傳云：

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

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

然夷簡秉權先後長達二十四年，不免瑕瑜互見，數爲言者所詆，挾憾廢郭后，興政治上軒然大波，實爲其平生之玷也。

其執柄專權，用人時失賢愚之序，爲歐陽修所不滿（註九）。或謂夷簡乃分別公私之界，並非無知人之明也。而與范仲淹之政爭十餘年，終雖和解，戮力平賊，而朋黨之論遂起而不可止。怨尤既多，而力謀持盈保泰，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終拂，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復慮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罪必歸己，並及子孫，故寧捐故怨，以爲收之柔榆之計。其慮患雖未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排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仁宗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三月，夷簡致仕，翌年卒，帝見群臣涕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靖，配享仁宗廟廷。有集二十卷，主編三朝國史一五五卷（註一〇），後王曾家請御篆墓碑，帝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宋史卷三一有一傳。

清王夫之曰：「抑考當時之大臣，則耆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爲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又曰：「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子者，豈有丁謂、王欽若蠶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掩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

后傷天子之頰，固不可以爲天下母，亦非甚害於人倫。」（註一二）褒貶堪稱尤當。

夷簡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註一二）。公綽（九九九—一〇五五），字仲祐（一作仲祐），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仁宗天聖中爲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累遷翰林侍讀學士，移右司郎中，未拜而卒，贈左諫議大夫。歷官多所建白，「性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註一三）宋史附卷三一一夷簡傳。公弼（一〇〇四—一〇七三），字寶臣，賜進士出身，於仁宗朝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英宗朝任樞密副使，神宗朝任樞密使，在樞府凡六年之久，於軍事與經濟兩者皆有所長。王安石立新法，數言宜務安靜，以効安石而罷爲觀文殿學士，出知太原府，俄判秦州。卒，贈太尉，謚曰惠穆。宋史附卷三一一夷簡傳，謂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惟時人張方平譽之曰：

器縕純明，機靈精遠。瓊材任重，中廣夏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治闈議慮之長，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王體，有簡朕心，宜陞帝傅之崇，以正本兵之任。（註一四）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對詳敏，性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節清如此。仁宗朝，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开封府推官。神宗元豐初，知永興軍，帖息兵變，後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官終戶部尚書，卒，贈右光祿大夫。

呂公著（一〇一八—一〇八九），字晦叔，東萊六世祖也。自幼嗜學，時忘寢食，最爲乃父夷簡器異。少時恩補奉禮郎，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登進士第，召試館職，未就，通判潁州（今安徽省阜陽縣治），時歐陽修守潁州，美其「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註一五），遂與爲講學之友。嗣後修使契丹，契丹王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其相交契之深如此。而王安石亦甚傾心，新法初行，常相與商議，冀得呂氏之助，然公著不從，相交遂先密而後疏焉。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時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召爲翰林學士，有所奏議，多持大體。熙寧初，以詆新法忤荆公，出知潁州（註一六）。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爲樞密副使，翌年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旋以疾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哲宗立，嘗陳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十事（註一七），元祐三年（一〇八八）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政通人和，多所興革，百姓謹呼鼓舞。光卒，獨秉國政近三年，所除吏皆一時之選。以鑑於科學益弊，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學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辭位拜司空同平章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而公著與其父居其二，士黜其榮。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戚，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宋史卷三三六有傳。

公著遇事善決，精識約言，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註一八）故光臨終

以國事託之，蓋冀其繼續反對新政，遂其未竟之志也。蘇東坡譽其「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尋尋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敍」（註一九）鄧潤甫美其「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註二〇）朱熹亦慕其行高（註二一）。呂東萊曰：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註二二）

且美其奏疏云：

言語有力，又卻無鋒鏟。（註二三）

是深知其祖者也。宋王應麟論之曰：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註二十四）

公著之學不主一師，交遊皆當時賢士大夫，與司馬光、邵雍、程明道、張橫渠等俱交往密切。宋史本傳曰：

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

公著始與王安石善，安石以兄事之，安石博辯驕辭，人莫敢與之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修己爲政之風範，令人肅然起敬，心嚮往之，而名賢敬之如此，良有以也。

公綽子希道（一〇二五—一〇九一），字景純，慶曆六年（一〇四六）賜進士出身，歷知解、和、滁等州，皆有惠政，神宗熙寧、元豐間，士急於進取，獨雍容安分，遇事有不可，必力爭。哲宗元祐初，吏道寬平，雅量自如，不改其故，甚爲時所稱，卒年六十七，有文集二十卷。

公著子三，希哲、希績、希純是也。希哲（一〇三九—一一六），東萊之五世祖也，字原明，學者稱榮陽先生。少得父母嚴師之教，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熟甚，在父母長者側，不得去巾襪縛袴，出門不得入茶肆酒樓，市井里巷之語，鄭衛淫靡之音，未嘗經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接目。少長，盡交天下賢豪長者爲師友，初學於焦千之，爲歐陽修之再傳，又從胡瑗、孫復、邵雍、石介、王安石學，從張載二程遊，見聞益廣，務躬行實踐，爲人樂易有至行，不欺暗室，不以功名爲榮辱，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政，將置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疊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父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其父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母賢明有法度，

聞而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哲宗元祐中，伊川歸洛，貼書范內翰祖禹曰：「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在原明爾！」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封榮陽子。

其勸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則以正心誠意爲主，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註二五）平實而確切。徽宗時，入爲秘書少監，知曹、相、邢等州，遭崇寧黨禍罷，流寓淮泗間，衣食不給，絕糧數日，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嘗作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偏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詳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註二六）晚年學成行尊，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程門高弟如謝良佐（顯道）、楊時（中立）諸人，亦皆以師禮尊待之。希哲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顥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聖人合（註二七），其好佛實爲家學之緒，但取其簡要耳，故朱子指以儒通佛爲「呂氏之學」（註二八）。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禮部尚書豐清敏公稷，以其「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註二九），故舉之自代也。

希績，希哲弟也，字紀常，師邵雍，雍與之甚厚，以庶官入元祐黨籍，哲宗紹聖間，責光州居住。希純，亦希哲弟，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哲宗議納后，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

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哲慮奸人乘間進說搖主聽，上疏極言之，內侍梁從政除內省押班，希純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後爲所忌，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呂好問（一〇六四—一二三一），字舜徒，希哲冢子而東萊之曾伯祖也，始居婺州。家傳云：「范蜀公鎮與正獻公兄弟交，公幼拜蜀公於堂，唯諾進趨無違禮，蜀公慰納甚備，待之如成人，吳侍講安詩至，伉簡少許可，每見公輒自失，歎曰：『呂氏有子矣！』稍長，學益成，行益脩，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之遊。正獻公薨，天子加恩諸孫，將擢寺監丞，固辭，推以與從父兄，徙監金耀門文書庫，職閒無事，然甚樂之，大肆力於經術，忘晦明寒暑之變，怡怡然忘負，閱光韜華，嗒焉與世相忘，然譽望日尊，賢臨一時。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躡下世，獨與楊中立無恙，諸儒有「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之語（註三〇），蓋天下倚以任道者，唯此二人也。」

欽宗靖康中，除左司諫諫議大夫，賜進士出身，嗣爲御史中丞，首言時之賢於上，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尋遷吏部侍郎。及金入寇，委曲以成中興之業。高宗建炎初，除尚書右丞。既而與宰相李綱論事不合，時台官多李綱所厚，好問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旋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林（今桂林），訃聞，詔贈五官郎禮，視常典有加。葬于桂林城南之龍泉，後廿四年，改葬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

公著諸孫，尙有欽問、嘉問、切問、廣問、和問、宣問。欽問字知止，官監修；嘉問字望之，以